

# “新艺术运动”与居斯塔夫·克里姆特

李君利

(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新艺术运动”是连接古典与现代的一座桥梁,它以其自身独特的艺术性,为现代绘画艺术引入了一股强烈的装饰、平面风格。而居斯塔夫·克里姆特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的作品富丽堂皇、华美冶艳,具有独特的形式表现和装饰风格。

关键词: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性;克里姆特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07)04-0064-02

19世纪末 20世纪初,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在这样一个新旧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观念都在发生着巨大的改变。这一时期的艺术家们创造出来的艺术形式,带有欧洲中世纪和 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造型痕迹以及手工艺文化的装饰特色,他们也运用一些新工业材料,作品中包含了当时人们的怀旧情绪和一种对新世纪的向往,是人们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过渡时期的复杂情感的综合反映。“新艺术”就是这一时期在欧洲和美国展开的装饰艺术运动,范围涉及所有的艺术领域,而这一名词的由来也极具戏虐特色:只是一个商人所开的画廊名称,用以强调画廊的现代特点。后来就被英美等一些英语国家原封不动的使用,并永久的载入了艺术史。“新艺术”其实担当着一个承前启后的角色,它是连接 19世纪 60年代由威廉·莫里斯发起的“工艺美术运动”和 20世纪 20、30年代的“装饰艺术运动”的重要环节,虽然在风行欧洲十多年后走向衰落,却仍时隐时现,影响着现当代艺术。

新艺术运动延续和发展了“工艺美术运动”的自然植物造型,同工艺美术运动一样,是对传统手工艺和装饰的复兴。但新艺术运动作品中的线条更为自由、流畅、夸张。“它以流畅、优雅、波浪起伏的线条和轮廓为主,其形状、纹理甚至色彩都属于这些特征。”<sup>[1]</sup>这也是新艺术运动最鲜明

的一个特点。艺术家们对线条的使用达到了艺术史上的一个高度,蜿蜒曲折、起伏跌宕的线条有时是波状涡线,有时为 S形,有是则是像植物蔓藤一样的非对称连续曲线,成为极富有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艺术形式。然而,新艺术运动的曲线美有别于包豪斯学院提倡的“几何”线条,这是一种来自大自然的线条,是一种充满了生命力量的“有机”曲线。<sup>[2]</sup>同时,新艺术运动带有非常明显的唯美倾向,体现出强烈的装饰特征。新艺术运动大量借鉴民族艺术形式和来自亚洲工艺品的特点,将线以外的部分保留着,形成画面中极具特色的平面性特征。

新艺术运动以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为中心,涉及到欧洲很多国家及美国。由于文化背景和影响因素不同,不同的国家呈现不同的风格。在意大利称其为“自由风格”,德国称为“青年风格”,“现代风格”则被法国所接受。到奥地利,新艺术风格并不只是接受当时的流行样式,更是作为与传统相分离的行动展开的,维也纳的“分离派”就是代表。“分离派”画家克里姆特是新艺术运动时期最有特色的画家。他的作品有着流动的线条、华美的装饰,有着拼图式的法则,也有着金银材料的堆砌。这正是新艺术运动最完美的体现。

居斯塔夫·克里姆特是的绘画有着一种金光灿灿的装饰感,他将色彩和图形巧妙结合,同时加

进来自东方的艺术元素。为史托克勒宫做的装饰画可谓是克里姆特所做的“新艺术”的杰作之一。他在作品中将主体与背景融为一体,画中的人物已全然融入代表巨树的曲形树枝螺旋造型中,其中一面墙上的女人脸部是以侧面呈现,身体正朝前方,穿着古埃及服饰,象征着期望,另一面墙上是一对拥抱的恋人,背景是充满了花及蝴蝶的草原景致。可以说,这是他装饰艺术发展的极致。克里姆特喜欢使用大红和金黄等鲜艳的颜色,作品中色彩丰富,绚丽,以致形成了一段被称为“金色时期”的色彩特点。其成名作《吻》是他这一时期的艺术精髓。作品中表现的是一对情侣在太阳与月亮的环绕下,在花丛中热烈拥抱的情景。在《吻》中,恋人已完全蜷窝在他们的膝盖中,女人的狂喜与温柔也完全呈现于她的脸容及摆手的姿态中,装饰表现丰富而又多样化,有些还以浮雕的形式出现,以长方形、黑白银色的图式,衬托出男人的金色外袍,传达出男性的特质;而女人衣饰的明亮色彩与拼图则充分表达了女性的气质。<sup>[3]</sup>作品中的大部分空间都用金色作装饰,男人头上的花冠和女人发际如金光闪耀的繁星与艳丽密集,色彩斑斓的花朵相呼应,形成了梦幻般灿烂美丽的爱情画面。

新艺术运动的主题多是绵长的流水和自然界中优雅的植物,如水仙花、仙客来。还有一些优美或者奇特的动物,如天鹅、孔雀、鱼、蝴蝶和甲虫。当然,最常被采用的主题还是苗条漂亮的女郎,更多的带有令人憧憬和幻想的色彩。比亚兹莱笔下的莎乐美、阿方索·米夏招贴画中的萨拉·伯恩哈特以及劳特累克的红磨坊中的拉古柳,如同象征主义艺术家作品中的女性一样,透露着邪恶的美感。

女性形象在克里姆特笔下成为一种永恒,他画过数百张诱人的裸女,或躺在沙发椅、或在床上的半裸女人,以铅笔或蜡笔的线条描绘女体,她们的典型模样是:经速写过的脸孔、夸张的头发与嘴唇,以抓住观者的视觉焦点。整个图画以缩短距离、简化背景的处理手法来凸显她们的性感,而画中的袜子、手套及衣饰均以戏剧化的手法来表现。他于1901年创作的《朱狄斯》以《旧约》中的传说人物为依据,画面中的人物慵懒而又满足,同时又体现出某种不可名状的痛苦。她的眼皮无力的半睁半闭,有些睡眼惺忪,双唇似乎在期待梦呓,

困乏的神情表示出她对睡眠的渴求。颈上的黄金装饰似乎在抑制她的呼吸,作品将死亡和情欲纠缠一体,成为一种寓言式的表现。作品《希望》也是以不同的形式阐述出同样的主题思想。一个怀孕的妇女,低头垂眼,注视着自己肚皮上的一个骷髅头,在她装饰华丽的长裙下面,几个满面愁绪、神情困乏的女人半身像更加重了主体形象的无可奈何的忧郁以及内心的沉重感。在克里姆特的眼中,女人既是偶像,同时又是可怕的掠食者,他的作品中将女人描绘成巫婆、蛇女与人面狮身,即是他恐惧与欲望的具体化表现。

由于新艺术运动是工业革命的产物,生产力在获得巨大提升的同时也拓宽了艺术家们的艺术表现手法。新艺术运动开始大量尝试用工业化生产的新材料,如玻璃和铸铁,并探索了这些材料在装饰艺术领域使用的潜在可能性,为后来的艺术家对材料的运用提供了经验。虽然这大多都体现在工业装饰及建筑方面,但对新材料的探索还是影响到了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们。

克里姆特生于维也纳一个制作金银首饰的世家,家传的金工技艺对画家一生的道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本人也对拜占庭的镶嵌画极为感兴趣,1903年到1904年,克里姆特曾两度赴意大利拉文纳游历,为的就是要考察和研究中世纪镶嵌画,从中汲取营养。他把亚述、希腊和拜占庭镶嵌画的装饰趣味引入绘画中。使用各种豪华的装饰材料如:沥粉、金粉等,用孔雀羽毛、螺钿、金银箔片,蜗牛壳的花纹、色彩或光泽,加上精美的工艺技巧,创造了一种“画出来的镶嵌绘画”,使作品中的绘画和工艺性达到了极点。如《吻》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它通过油画颜料与金粉的混合使用,造成了金碧辉煌的华丽的装饰效果,当壁画完成并安装在墙上时,还用包括贵重的金、银、铜、珊瑚等名贵材料镶嵌,这种表现形式已超出了油画的范围,差不多让位于工艺美术了。

克里姆特的作品不仅给我们创造出了装饰美的视觉感受,还带给我们哲理性的思考,他的想象力超然于室外,像游离在地府的幽魂维系着不息的诱惑和暗示。在他的诸如生与死,精神与肉体的探索中,画面表面的金碧辉煌便成为一种无限、永恒,无论作品的主题是多么的颓废与空虚,对生命的永恒追求却是无限的。

(下转第60页)

忘,不知是我,还是古人。(《山静居论画》方薰)“同样的论著,范玠也曾说到:“临与仿不同,临有对临、背临,用心在彼。仿有略仿、合仿,主见在我,临有我则失其真,仿无我则成假矣。而我用我法。””(《过云庐画论》范玠)邵梅臣更是将自我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说“稀奇古怪,我法我派,一钱不值,万钱不卖。”(邵梅臣《画耕偶录》)对此,松年也认为:“吾辈处世不可一事有我,唯作书画必须处处有我。我者何?独成一家之谓耳。”(《颐园论画》松年)因为自我意识不断被升华,所以随之出现了以自我为中心贬低古人的现象,如:“平生不识洪谷子,余子丹青各有长,却讶华亭真大胆,竟从酒肆贬长康。(董文敏云:余从李项氏见顾长康画,直酒肆中物耳。)”(《论画绝句》宋萃 朱彝尊)由此可见,自我意识在明清绘画中的地位,它是传统情感论在新时期的升华,是明清绘画艺术与众不同的闪光点,是中国绘画艺术行至明清时期特有的艺术魅力,是肯定人欲、人性回归的集中表现。

总之,纵观明清的绘画艺术历史,横看明清各

个艺术领域流派的嬗变和倾向,都是和当时追求人性的重建、强调自我和追求自由意识等观念分不开的,绘画艺术的诸特点都在不同程度上叙述着明清绘画的自我表现意识,而这种美学思想又是这一时期绘画艺术的精神本质。

参考文献:

- [1] 王国良. 明清时期儒学核心价值的转换, [M] P164,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 2006年 2月.
- [2]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 [M] P33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 2005年 2月.
- [3] 沃兴华. 中国书法史, [M] P444,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2004年 5月.
- [4] 林木. 笔墨论, [M] P38, 上海画报出版社, 上海, 2002年 8月.
- [5] 李泽厚. 美的历程, [M] P180,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1年 5月.
- [6] 蒋玄怡. 中国绘画材料史, [M] P61, 上海书画出版社, 上海, 1986年 5月.
- [7] 林木. 明清文人画新潮, [M] P36,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上海, 1981年 8月.

## Analysis of Consciousness of the Self - expression in the Painting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ZHOU Litang<sup>1</sup>, LI Yongqiang<sup>2</sup>

(1. Arts School, Nanchang Engineering College, Nanchang, Jiangxi, 330029, China)

(2. Guilin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ainting, Guangxi Art Institute, Nanning, Guangxi, 53002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aches importance on the human nature reconstruction and free consciousness in the aesthetics of the Ming Dynasty. By analyzing the three aspects: the change of the painting breadth, the pursuance of the pen - and - ink in paintings and the self - expression in painting theori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 - expression in the painting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Key words: paintings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self - expression; free; pen and ink; breadth of the a painting

(上接第 65 页)

参考文献:

[1] 雷蒙·柯尼亚等著 徐庆平等译. 现代绘画词典 [M].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1. p10.

[2] 张延风. 新艺术运动与现当代艺术. 装饰 [J]. 2007. 5. p16.

[3] 何政广. 克里姆特 [M].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 1. p66.

## Art Nouveau and Gustav Klimt

LI Junli

(College of Fine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Art Nouveau is a bridge between classicality and modern times. With its own special artistry, it introduces a strong decorative and plane style. And Gustav Klimt is a representative who benefited in it. His works are magnificent and resplendent with particular form expression and decorative style.

Key words: Art Nouveau; decoration; artistry; Gustav Klimt